

走出學佛誤區

開啟智慧之門

劉素雲居士主講

(共一集)

2010/

6/26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53-0001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下午，我們利用兩個小時的時間分享一下這個題目，「走出學佛誤區，開啟智慧之門」。這個也是應一些同修的要求，讓我講一講這方面的問題。

很多時候，當同修們湊在一起的時候，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，非常集中的就是不知道學佛怎麼學？從哪兒學？有些剛進門的同修跟我說，他說接觸一些學佛的人，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，那我究竟按著誰說的來辦？也有的同修修的時間比較長了，告訴我，說為什麼愈學愈糊塗，還不如剛開始清醒，現在都找不著門了，不知道念什麼經，念什麼佛，不知道怎麼辦了。甚至有些被稱為老修的同修，都出現了這個問題。還有的人說，沒弄明白為什麼要信佛就信佛了。

針對這些問題，今天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說，這些問題確實是擺在我們每個學佛同修面前的一個實際問題。通過這些問題，我感覺到有一些同修，而且這個為數不少，走進了一個學佛的誤區，如果不從學佛的誤區裡走出來，可能愈走愈偏，所以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解決。在這些方面我懂的也不是太多，學的也不是那麼深透，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見解和感受跟大家分享。有用的，是我供養給大家，供大家參考；沒有用的，你還是當我什麼也沒說，別生煩惱就可以了。因為有些問題比較敏感，可能涉及到很大一部分同修的實際情況，可能我今天的講法，有的同修聽了以後表示贊同，覺得是說的有些道理；有的同修可能說，胡說八道，我們不是這種情況

。不管你們怎麼說，我把我的認識情況如實的告訴大家，僅供大家參考。

我為什麼今天擬定了這樣一個題目，「走出學佛誤區，開啟智慧之門」？因為如果你不從誤區裡走出來，你智慧之門開啟不了，所以今天咱們要研究一下這個問題。在我了解的情況當中，所謂的誤區大概有以下這麼幾個方面，第一個方面就是迷信，信佛信的是迷信，不是智信。我記得我在吉林講的時候，我有一盤光碟曾經說過這個問題，就是我們學佛要智信，就是智慧的智，不要迷信。可能有的同修不太理解了，我們信佛怎麼還是迷信？這個一點不奇怪，師父上人在講法過程當中曾經提醒我們，如果你信佛，你不知道佛是什麼、佛教是什麼、佛法是什麼，你就信佛了，這個就叫迷信。因為你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你就信了，這是迷信。你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，你再信佛，再進佛門，這才能開啟你的智慧之門。所以我這麼說不過分，不是說對大家不尊重，說大家迷信。這涉及到我們很多同修，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內，我告訴你們，我曾經就屬於迷信。

我一九九一年請了觀音菩薩以後，不知道信佛是怎麼回事，然後我就想找人問明白。結果東請教西請教，真是像有的同修說的那樣，你問張三，張三這麼告訴你，你問李四，李四那麼告訴你。問得多了，把我都弄暈了，究竟怎麼辦好。所以我就急於想找個師父請教請教。因此我就跟我的同事，一個老大姐說，能不能找個師父指導指導？後來也可能因緣成熟了，我就皈依了三寶，就是第一個師父，就是五大連池鐘靈寺的老住持覺悟法師，是他引導我皈依佛門的。但是師父離我很遠，我在哈爾濱，師父在五大連池，我們到現在這二十年的時間了，見面的時間都很少很少，所以還是東跑西顛的。那個時候我記得，聽說哪旮來個師父，我趕快去問、去拜，

也不知道這個師父是怎麼回事，一點不了解情況我就去拜。反正進屋就磕頭，磕頭就交錢，交完錢有些師父摸摸腦瓜頂，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叫灌頂。有的師父開示開示，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開示，我就說師父和我嘮嘮嗑。就是這樣，我跑了多少年？將近十年。

特別有意思的，可笑的是，有個同修給我介紹了一個師父，就帶我上他家去。這個師父是在農村住，我記得坐車坐好遠，下車還得走一大段路才能到他家。到他家以後，看見一個老人，他大概也就六十多歲，個兒比較矮，挺慈悲的，看面相很慈悲。然後告訴說得認他為師父，說他這個師父是誰？是佛。當時我對這些概念還不深刻，就想掘根問底，說他是哪個佛？人家就給我介紹，說他的名字叫公平王佛。這個名字挺新鮮，我回家以後趕快找佛書，厚厚的一大本佛書，那上有那麼多那麼多佛的名字，我趕快去找公平王佛在不在這名單之內，也沒找到。但是人家說了，不一定所有的佛都在這個本上，他就是公平王佛。後來我就多次去拜這個公平王佛，因為是佛，佛在我心目中那至高無上。

我記得每次去，一個是交款，一個是帶禮物，然後就是給師父磕頭，磕頭的時候好像嘴裡還得叨咕著，「叩拜公平王佛」，就是這樣。有一次好像辦了一個什麼法會，辦法會的時候他們告訴我，說妳看沒看見，來了好多好多佛、菩薩，還有羅漢，還有什麼什麼。我啥也看不著。我說你們怎麼看著，我怎麼看不著？因為告訴我那個人他戴眼鏡，我不是開玩笑，我真是這麼想的，我說你那個眼鏡是魔鏡啊，你戴著它能看到，要不借我戴一會兒。他說和這個眼鏡沒關係，我這是近視鏡。我說我啥也沒看著。他問我，他說妳看看那面牆頭，因為農村不有牆頭嗎？他說妳看那牆頭都沒有空閒的地方了，密密麻麻的。那個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叫眾生。他說那個天上的、地上的，方方面面來的眾生，都把這院子、屋裡、牆頭都

佔滿了，天空都在飛著。我是站著的我也看不著，坐著也看不著，飛的我更看不著，我啥也沒看著。

法會開完了以後，就這個同修告訴我，他說妳知不知道，給妳發了一件禮物，是寶貝？我說擱哪？我到處找，沒人給我發禮物！我就理解就是咱們人，是不是？因為參加法會了，給妳發個什麼紀念品，我就這麼想的。他說，妳傻，不是，天人給妳發的。我說擱哪？發的什麼東西？天人我看不到，他給我的禮物我應該能看得到。他說那妳也看不到。我說是什麼禮物？他說是一條褲子，說那條褲子金光閃閃的，那天人就給妳了。我說你看我也看不著，也沒辦法對人家表示感謝，真是有點對不起。我說我怎麼能知道這褲子在哪兒，我什麼時候穿？那個人就笑我說，給妳了就是給妳了，妳看不到，妳也不能像咱們這個褲子一樣就穿在身上。我說那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就那個時候，就這樣的事我碰到了好多好多。

還有一次說在家裡不行，得上大野地裡去，現在回想起來那就像演戲的，去了好多好多人，有哭的、有笑的、有鬧的。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就像人家在表演我在看節目似的，看完了我還問人家，我說他為什麼哭？他為什麼笑？人家也不告訴我，我還想打聽，我就去問人家那個哭的本人，我說你告訴我，你剛才為啥哭？他說，我哭就是我哭，妳為什麼沒哭？我說我沒想哭，有什麼可哭的？沒問出來，我又去問人家那個笑的。人家那笑的說，誰不讓妳笑了，妳問我幹啥？我就想，人家該哭的哭，該笑的笑，我是既不該哭也不該笑，我的任務就是看熱鬧。所以我就當熱鬧看，看完了就拉倒了。

更可笑的是跟我去的一個我的好朋友，她比我信佛信得早，法會開完了，她就跪在師父的面前，就哭了，怎麼說的？懇求公平王佛還她公道。我想，有啥不公道的，妳這是幹嘛？我就去拽她，我

說妳幹嘛，趕快起來？她就不讓我拽她，就擱那兒跪著，就非得讓師父還她公道。我就想，妳不起來，那我聽聽哪點不公道了。然後她就說，說我的位置比她高，這不公道。說她才進佛門，剛皈依，我都皈依好幾年了，為什麼這次法會給的位置，說我的位置比她的位置高？我就特別驚訝，那個位置是啥？擱哪呢？誰也沒告訴我啥位置？也沒告訴她啥位置？我說，什麼位置？我怎麼比妳高？我說如果真有這事，咱倆顛倒顛倒，換換位置，妳上我這高的，我上妳那低的。她說妳不懂，妳別瞎說。後來跟師父說，說我當時穿了一件衣服，我記得是一個毛衣，是我姐給我的，我沒穿過，那天因為參加法會，挺重視，我把那新毛衣還穿上了。她就跟師父說，她身上穿的那個毛衣就應該是我的，那是上方賜給我的，叫她穿上了。我說不對，這是我姐給我的，怎麼成天人賜給妳的了？我說好好，妳說是給妳的，我給妳。我當時我就把那衣服脫下來，我就給她穿上。我說妳別生氣，我說還怎麼，還有什麼不公平的，妳接著說。哭得可傷心可傷心。後來我就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我說信佛就是這樣嗎？我說要是這麼樣的信佛，我真有點懷疑。師父趕快擺手，告訴我，別說，別說，別說。還不讓說。

從那以後，我心裡就有一種疑問，學佛究竟是怎麼個學法，難道就是這樣學嗎？後來我問覺悟師父，我說師父，我皈依以後，我最應該幹的事是什麼？我不應該幹的事是什麼？師父告訴我，妳最應該幹的事是念阿彌陀佛，妳最不應該幹的事，不要去東跑西顛。這就是師父告訴我的，所以我就學會了，我就念阿彌陀佛，我不去東跑西顛。因此我特別感謝我的第一個師父，覺悟師父，真是，他這兩句話就給我指了一條明路，讓我少跑了好多彎路。就是這樣，這個彎路我也沒少走，也是將近十個年頭。

在這中間，有人說妳有仙緣，妳應該供仙。我說那仙是誰？是

我家老祖宗嗎？我說我家是滿族人，供老祖宗是木頭牌位。在農村住的時候，我記得在西牆上釘著，我特別害怕那個木牌牌，我自己不敢進那個屋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我說是不是那個東西？那個人說不是，他說是仙。我說那個仙又是怎麼回事，佛還沒弄明白，怎麼又仙了？那怎麼個供？他說妳就請一個龕，然後我給妳寫個牌，妳就供在這龕裡，燒香、上供。我說哪天燒？他說天天燒更好，最次也得初一、十五燒。另外還得上供，我說都供什麼？他說供雞，供什麼豬手，反正說的。我說這伙食不錯！人家那人說，不能這麼說，這麼說不恭敬。我說那就不說了。我說我上哪兒去找龕？他說妳去請，極樂寺那邊有賣龕的。

我就按照他的指點，我就去請這個龕。到那以後看到，是，很多龕，有的雕刻得很精緻，有的是簡單線條的。當時我就想，請一個線條簡單的，我就看了兩圈，我就相中了一個龕。跟人家說好了，正要交錢的時候，我旁邊一個人就拿胳膊這麼一拐我，我這麼一看，我認識，是誰？是我們省醫院外科主任，因為他給我外甥女做過手術，這不就認識嗎？他說劉大姐，妳幹啥來了？我說我來請龕。他說妳請龕供誰？我說供仙。他說哪位仙？我說現在還不知道。就這樣，我說我還不知道。我說那你幹啥來了？他說我也請龕。我說你請龕供誰？他說我供神。我一尋思，他怎麼供的和我不一樣？我供仙他供神。我說你那神是誰？他說我供的是日本神。我說中國的還沒供明白，怎麼還供日本神？他說我剛從日本留學回來，我請了一尊日本神。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日本神是什麼樣。我說你請龕你請哪個？他就指，他說我就相中這個了。他指的就是我要請的那個龕，這個龕就是線條特別簡單，上面沒有雕刻的。我說那給你吧。他說那不好意思，大姐，妳看妳也要請，妳也相中這個，我把它請走，妳咋辦？我說我有的是時間，哪天我再來轉，說不定他就又

出這樣的。這樣我把這龕就讓給了這個外科主任，他就把它請回家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和這個事就算拉倒了，我再也沒請龕，我也沒供這個仙，可能就這個緣分吧。

後來，我跟佛友說起這一段的時候，他們說妳真是佛菩薩指點，時時都有佛菩薩看著妳，不該妳辦的事就不讓妳辦。你看再晚兩分鐘，這龕我錢交了，我龕拿到手了，那肯定他不好意思再從我懷裡把這龕拿去吧！我就要交錢的前夕，就碰見他，然後這龕就給他了，他就拿回去供他的日本神去了，我那個仙就沒供。這十幾年了，十五年左右了。這個因緣，不就過去了嗎？

所以有些事我就想，學佛是得把它弄明白，你才能學明白；你沒弄明白，肯定你學糊塗。因此我就想，老法師說的，什麼是佛？什麼是佛教？什麼是佛法？這幾個問題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如果你弄不清楚，你糊裡糊塗說我信佛了，那真是迷信。你真是人家說三，你就說是三，人家說四，你也說四。你要是碰見一個善知識，把你領上了正道，你要碰見一個不是善知識，他本身就學得糊塗，他肯定也把你領到糊塗道上去了。所以這個問題，我建議大家看看《認識佛教》這本書，咱們這個結緣架上就有這本書，老法師寫的《認識佛教》。如果剛入佛門的同修，你看看這本書，你看明白了，以後不會走歪道，也不會走瞎道。老同修們翻一翻、看一看，你對照對照，你這些年修佛的過程當中，和這個能不能對上號？如果你能對上號，說明你做對了。我那個時候，後來我得到這本書以後，我是從頭至尾看了好幾遍，我才知道我有好多事做錯了，道走錯了，所以我把它更正過來。再有一本是那個小冊子，就是《覺海慈航》，我記得那本小冊子我看了以後對我幫助也很大，因為它屬於問答式的，正好我心裡有些疑惑的問題，從那本小冊子裡我就找到答案了，也可以介紹給大家參考參考。這兩本書大家看看，特別是

要看看《認識佛教》這本書。我說咱們信佛不要迷信，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為什麼要信佛？實際我要是這麼說，大家說，那誰還不知道？不是這麼簡單。我跟同修們在一起，可以說議論也好、研討也好、交流也好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有的佛友是這樣說的，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信佛，人家告訴我信佛好，我就信了。我說那怎麼個好法你知道嗎？他說那都不知道，就是別人說的信佛好，他就信了。還有的說，我看見誰誰，他認識的人，說他們家原來可不順當了，後來信佛以後，不順的事都變順了，我覺得這好，所以我就信了。更多的佛友是說什麼？欣賞佛門有一句話「有求必應」。他對這個有求必應是怎麼理解的？我要啥有啥，不是有求必應嗎？我要有求，有的不應，那就不是有求必應了，「必」是一定的意思。我說你求沒求來？他說不明顯，有的求來了，有的沒求來。我說再過一段時間你再看看，哪些你求他應了，哪些求他沒應。他說要是不應那不靈，不靈我就不信了。這就是第三種信佛的。

第四種說什麼？如果你信了佛，你家裡就好像是，我理解就是你不用勞動，那個財就源源不斷的就來了。比如說你要是買了一袋大米，不像別人家愈吃愈少，他家這袋大米就是吃起來沒完，就是總是保持是一袋。我家有些親戚信基督，曾經跟我這麼說過，他問我，我那個弟弟、妹妹們問我，說嫂子，妳信佛妳每年買多少大米？我說我基本不買大米，因為我們單位每年分大米。他說妳分大米，妳能吃了嗎？我說你什麼概念？你什麼意思？他說比如說這一袋大米，妳從年頭吃到年尾，這一袋大米能不能吃了？我說那就看吃不吃？他要吃，它就了了；不吃，老擱哪兒擺著，它就不了。他說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們信基督，就是說，你這一袋大米你永遠都吃不掉，都吃不完。我說我沒那種感覺，我家大米一邊吃一邊見

少，這袋吃完得換那袋，不像你說的這樣。他說，勸我，那嫂子妳還是改信基督吧。我說你看看，等你家大米，一袋大米十年八年都吃不完的時候你再告訴我，那時候我肯定跟你一樣。因為啥？這都不用買米。就是這樣，所以五花八門的，信佛就能信到這種程度的。

再一種就是說我這一生很苦很苦，我想了脫生死，所以我信佛。這真是認識到這一點就非常不錯了，但是信念也不是那麼完全堅定的。到現在為止，就是說，我這一生學佛、念佛，我就是要了脫生死求生極樂世界，除此之外我沒有別的路可走，非常堅定非常堅定的，這樣的同修，為數不是特別多的，總是在動搖著，就是這樣。所以說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說，這也是我們學佛人走進了一個誤區。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，你就帶著這樣的想法走進了佛門學佛，你學幾十年可能都沒有長進，更不會成就的。所以藉著這次來香港這個機會，又應同修們的要求，我就把這個問題也提出來了。

怎麼樣信佛才是真正信佛？這個問題也擺在我們面前。如果像前面我們所說的這些，確實是，不客氣的說，那不是真信佛。你真正信佛不是這種心態，就像今天上午齊老菩薩給大家講這一課，在座的可能都聽了，我覺得今天齊老菩薩上午這一堂課，對大家是深有啟發的。你們聽了以後，尤其是年齡比較大的，一心要求生淨土的，真是一種極大的鼓勵。老菩薩講得太好了，我們能聽到齊老菩薩這堂課，太有大福報了，這對堅定我們學佛成佛的信念是多麼好的因緣。所以我說，在座的大家真是很有福報。

真正信佛就是遵循佛陀的教誨，能夠打開你的智慧之門，打開你的智慧之門以後，是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世尊講法四十九年，不就是要告訴我們宇宙人生的真相嗎？我們開啟了智慧之門之後，認識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們才能找到真正屬於我們的歸宿，那就

是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才叫真正信佛。不是說你讀了多少部經，你發了多少次大願，你每天念多少聲佛號，你磕多少頭，不是這個概念。你得把這個理弄清楚了，你才能夠知道什麼叫真正信佛。你對照對照自己，你修佛這些年，這幾年，你符不符合這些條件，你是不是真正信佛，你自己就有一把尺子了。這是一個問題。就是迷信裡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解決，要把它變成智信，真信佛、假信佛一定要把它區別開。

這個題裡的第三個小題，就是什麼是三皈？可能我說這，有的同修心裡覺得好笑，我們早都三皈了，誰不知道三皈是怎麼回事。不見得明瞭。我一開始我不明瞭，我記得我師父介紹我三皈的時候，師父是在我家接受我三皈的，師父說，我說什麼你們說什麼。因為在這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，所以師父說那個詞，現在我知道是什麼詞，就那時候師父嘴裡說出那詞，我根本我就不知道說的啥。所以就是師父說一句，我們不是說一句，是哼哼一句。因為不知道詞，反正就跪那兒，閉著眼睛，聽師父一句完了，我們這邊嗯嗯，就這樣似的，就應付過去了。後來師父給我們發了三皈依證，看看那上才知道當時師父說的啥，但是對那個意思不甚了解。

我是什麼時候開始明白的？就是聽了咱們師父上人的三皈傳授，我才知道三皈是這樣。我原來真是那樣以為，我皈依了覺悟師父，我不知道我是皈依三寶，皈依佛法僧，覺正淨，我一點不知道，我就覺得我就是皈依了覺悟師父。後來我聽了咱們師父上人那個「三皈傳授」，我才認識清楚了，是這麼回事，才把這個念頭轉變過來。為什麼我一直推薦、介紹，讓大家好好再看這個碟，好好再讀這本書，關於三皈傳授這本書，就是千萬別弄錯了。認識明確以後，加深理解，加深認識，這樣才知道我皈依的是佛法僧，是覺正淨。你只有這個理念清楚了，你將來才能回到你的故鄉。如果我要一

直認為我就是皈依我的第一個覺悟師父，那將來師父上哪兒就領我上哪兒了吧！我師父是修淨土法門的，他是念佛的，我估計還有個好去處；如果我要是皈依一個不是修淨土法門的師父，那可能糊裡巴塗的，師父上哪兒我就跟著去了。假如說師父要真是上三途，我也跟著上三途了。我特別慶幸，師父上人太慈悲了，讓我看到這個光碟，否則的話，到現在我還糊塗著，我都不知道我皈依誰了。在座的大家，是不是這個問題非常明確？你是不是也做了三皈？你知不知道你皈依的是誰？這個問題也要搞清楚，這也是我們學佛人一個誤區吧！

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誤區，就是迷信，不是智信，這裡面就有這麼三小條。第一個是要認識什麼是佛，什麼是佛法，什麼是佛教。第二個問題，要弄明白為什麼要信佛，怎麼樣信是真信。第三個問題，什麼是真正的三皈。把這三個概念問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這是我們學佛最最基本的東西。這是第一個誤區，迷信。

第二個誤區是外求。這個問題我記著我上一次來香港的時候，關於內求和外求我講了。但是我從香港回去以後，好多佛友，全國各地的佛友打電話，他們所提的問題好多都是在這個範圍內，就是外求，不是內求。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佛在哪兒？佛是你的自性，你的自性本來就是佛，你不開發你的自性佛，你到外面去求、去找，你求不來也找不到。比如說就像一個鏡子，舉個例子，一個鏡子就比如是我們的自性，我們的自性是亮的，因為我們迷了，它上面就蒙了一層灰塵。你不去擦這個灰塵，你到外面去找東西，要照照你這個面目，你找不到。你只有把這個鏡子上的灰塵擦掉，那個鏡子不就顯現出來了嗎？你照的就是一個真實的你，那個真實的你就是你的自性，就是你的本性佛。你說咱們到外面去找，能找得到嗎？找不到。所以這個外求和內求的問題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不要

心外求法。不是「是心是佛，即心是佛」嗎？有一個法師唱的那首歌，就這個詞，我記的特別清楚。所以，如果咱們把心外求法轉為心內求法，反觀咱們自己，去找咱們的自性佛，這就對了，就從那個誤區就出來了。這是第一個外求的表現。

第二個外求的表現就是盲目崇拜，崇拜誰？無論是出家師父，還是在家居士，有些人就是盲目的崇拜。因為什麼？就在我周圍，有些個佛友跟我說，我們家又打仗了。我說你們家怎麼打仗了？她說和我愛人，因為錢。我說錢不是身外之物嗎？怎麼還因為這個打仗？她說我把我家裡的積蓄我都捐出去了。我說妳捐到哪兒？她說哪哪哪來了一個師父，我們就捐出去了。我說妳跟妳丈夫商沒商量？沒商量，商量他不能讓捐。我說既然已經捐了，那也就別打了，實在不行，我去給妳做做工作。因為她丈夫我也認識，我去跟他解釋解釋，能給我點面子吧！我就說妳做得對。她接著下面就說了，我也後悔了。她捐完了，跟丈夫矛盾了，現在她自己本人也後悔了。我說妳幹嘛後悔？她說「師父說能讓我開悟」，她問我，「劉姨，妳說我開沒開悟？因為師父已經給我灌頂了」。我說我不能胡說，因為我沒開悟，我怎麼能知道妳開沒開悟？誰開悟了妳去請教誰，他能告訴妳明白。我說我要說妳開悟了，我是騙妳，我要說妳沒開悟，妳灰心喪氣，我花這麼大價錢，我怎麼沒開悟？所以說，我不知道妳開沒開悟，妳也別來問我。

就是這樣，我就覺得很可笑，也很可悲。就在這種盲目崇拜的風氣，我不知道別的地方，反正我在哈爾濱是時不常就聽說這個。有的人跟我說，又上當了。我說怎麼上當了？說要建廟，要讓捐款，捐完了以後，可能是到了一定數目，師父就走了。我說師父走了正常，他不是要在哈爾濱建廟，他要是在別的地方建廟，這些錢人家拿回去不就建廟去了嗎？他們說那建不建我們也不知道。我說這

個事我是這樣想的，既然你捐了，師父拿走了，建不建和你就沒關係了，你就盡心盡力做了就完了唄。我說這個的意思，我不是說師父們如何，而是說我們的居士，他沒把事情弄清楚，盲目的就去做，做了以後又後悔，後悔以後說出的那些話絕對是造口業，是不是？你說有什麼好處，你為什麼要這麼辦？

另外就對在家居士也有盲目崇拜的現象，比如說現在對我來說，出名了，這可了不得，我覺得很大一部分佛友對我就存在那種崇拜的心理。所以我見面也好，還是打電話也好，我一定要跟他們說清楚這個問題。我和你一樣，無二無別，我們的本性都是佛，你不要把我看得很神祕、很神奇，覺得我如何如何。我說你這樣是不對的，你不要盲目崇拜我，也可能過一個階段，又出現了另外一種情況。一個人，他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讚歎你，或者所有的人都毀謗你、都反對你，這都不可能，是吧？總有讚歎的，總有誹謗的，那都沒關係，對我來說這個都不是問題。但是對有些佛友來說，可能就容易讓他的心不安。這一段，把我抬得那麼高，馬上就都呼上，就哪怕見見妳、親親妳、摸摸妳，聽妳說一句話，在妳身邊坐一會兒，都感到那麼幸福、那麼快樂。過一段，我跟大家說，就我這麼面對鏡頭講法，給大家講這些，我得罪了多少人，人家能不罵我嗎？如果你聽到了：現在傳了，劉居士不行了，她怎麼怎麼的，她傳的不是正的，是邪的。一下就讓你灰心了。原來你對我寄託那麼大希望，聽了那面的意見，你一下子又沉下去，又灰心了。你說我不是造業嗎？是我讓你心不安的。

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迷信，尤其不要迷信我。人家說我好，你也看看，等一段時間，人家說我不好，你也看看，也等一段時間，通過你自己的鑑別，你再決定怎麼辦。決定了，你要是認為還行，你也不要崇拜，你看一個傻老太太，土裡土氣的，人家不是出土

文物嗎，你說有啥奇怪的？不要崇拜。如果是你對我印象比較好，覺得我比較可親，比較可信，你就向我學習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將來咱們一定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這就可以了。對任何人都不要崇拜。

我跟大家說，我對老法師我特別尊重，我特別信任。所以我說我老實、我聽話、我真幹，這是我的真實想法，也是我的真實做法。但是我對老法師我沒有崇拜，我更不盲目崇拜。因為我首先說，老法師他是人，不是神，他是一個高齡老人，他也是一位高僧大德，他值得我欽佩，值得我信任，就是這樣。現在不管別人在我面前說師父上人如何如何，我可以做到如如不動。你說好，我也當你給我念阿彌陀佛，你說不好，我也念阿彌陀佛，就這種心態，對咱們修行非常有好處。否則的話，人家一說師父上人如何如何好，我就興高采烈的，這個人真好，如何如何；人家要說師父上人如何如何不好，我這面怒髮衝冠，我就跟人家幹仗，那能行嗎？你說啥，那是你說的，我該怎麼做怎麼做，我該怎麼聽怎麼聽，你說的那個它動搖不了我。按我自己的老百姓的語言就是說，「別費那個勁了，你整不動我」，就完了唄。這個話咱摺心裡說，也別跟人家說，實在逼得沒辦法了，告訴他別費勁了，你看人家說你，苦口婆心勸你，人家還挺費勁的。所以告訴他一句，別費勁了，整不動，我就定型了，就告訴人大實話就完了唄。別跟人吵架，不跟人爭論，不跟人討論，也不辯論，這個挺好，挺平和。這是外求的第二個表現，盲目崇拜。

外求的第三個表現，就是跟風瞎跑。這個詞可能不太好聽，我沒想明白還有什麼詞更貼切，我就說跟風瞎跑。人家說東風強，你就跟東風跑過去，跑到東面，人家又說西風挺好，你就從東跑到西去了。你說你來回這麼奔波多麼勞苦勞累。有的佛友出去以後，回

來到我那訴苦，唉聲歎氣，疲憊不堪。我說怎麼的了？出去參訪了一圈，怎麼參訪到這個德行，小臉蠟黃，疾病纏身？我說參訪不應該是這樣吧，應該得到佛力加持，回來應該是紅光滿面，精神煥發，鬥志昂揚。這現代詞不都是這個嗎？我說你怎麼這樣？就說遇到了一些什麼什麼事，跟誰住一個屋，那個人睡覺晚，睡覺還說夢話，影響我休息。你說就這些事都能干擾你。我說他睡得晚，你早點睡，你睡著了，他說夢話你不就聽不著了嗎？他說夢話你能聽著，說明你沒睡實成，你要睡實成了，他就干擾不了你。我開玩笑，我說你先睡，沒等他睡你開說，你先說，讓他睡不著，他就不說夢話了，就不干擾你了。他說那我也不知道，你告訴我我咋說？我說你胡思亂想就說夢話，你不胡思亂想你就說不出來。白天你沒啥事，你不是也念不下佛嗎？你就胡思亂想，啥亂你想啥，晚上躺床上，你保證胡說八道，那就是胡話，他就睡不著了。他說，別說，我要走之前上你這來學習學習，我還學了一招。我說我告訴你這是損招，這不是坑人嗎，你睡不著你難受，然後你讓人家睡不著。

我說尤其一些年齡大的老菩薩們，他可能是有這個習慣，睡著了打呼嚕，你就想那都是天樂，都是佛樂。你就閉著眼睛，你睡不著，你就那樣想，阿彌陀佛，西方極樂世界給我派了一個樂隊，各種各樣的樂器，那麼多菩薩。我說你就想像穿那衣服帶飄帶的，特別美，特別漂亮，有吹的，有彈的，有拉的，那個樂曲太悠揚了，太美妙了，你說你能睡不著覺嗎？你幹嘛把它想成是呼嚕？他說妳要去就好了，妳要早告訴我這個，我早把它想成天樂，我不就睡著了嗎？我說這就是念頭唄，你念頭一轉它就變天樂，你念頭往這面一轉，它就是呼嚕，就是干擾，你說那不全在你自己嗎？你怨人家別人嗎？他說下次去我還能不能碰上他，我試試。你說是不是一種執著？我說你下次再出去碰見那個不是他，是別人，也可能有這種

情況，你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有很多事根本就不是事，就是一個念頭的問題，就把咱們折騰的小臉蠟黃蠟黃的，因為那麼多天睡不著覺，肯定他是很不舒服的。

所以我說不要跟風瞎跑，你那不就是依人不依法了嗎？四依法不告訴咱們依法不依人嗎？你也不要覺得誰高誰低，都一樣，你努力了你就高，你不努力你就退下去，你就低了，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。現在咱們還有多少人在跟風？我不是說反對大家上道場，如果你定力夠了，你上哪個道場都沒關係。要不就像他們說，說我播經把鬼都招家去了。我沒有這種想法，我說上我家來的鬼都是善鬼，都是來聽經聞法將來成佛的鬼，你就是這個念頭。你要覺得一放這樣的經，來的都是鬼，來的是不是鬼？是。那你就把他想成惡鬼，對我家怎麼干擾了，我不舒服了，我滿身冒涼氣，那就是這樣。你要是起這個念頭，你就滿身冒涼氣，你就晚上聽到各處都叮噹亂響，就是這樣。你念頭不一樣，它的結果就不一樣。

所以你跟風就得跟得你筋疲力盡、疲憊不堪。如果你是這種狀態，你念佛你能念得下去嗎？有些佛友說，嚇著了，沒有魂了，跟我說，你咋能把我魂給我弄回來？我說你魂上哪去，沒告訴我呀，要上哪去，他告訴我，我就告訴他你別跑，你還回來吧。我說沒告訴我呀，我就覺得那魂就在你自己那兒，你認為他跑了，他就跑了，因為你起心動念說你自己沒魂了，你魂就沒了；你說你的魂就在你那兒，他哪兒也沒去，他就在那兒。好多事有時候他們跟我說，我就覺得太可笑了，真好玩，怎麼有這麼多事，我怎麼不知道？我就不知道還能有這些奇奇怪怪的事。如果你外求，你的心念都在這方面，這麼亂，你那個自性佛什麼時候能顯現？你那個鏡子什麼時候能擦乾淨？趕快轉念頭，趕快把外求變為內求，反觀自己，你自性佛跟阿彌陀佛是一模一樣的，一點都不差，你一定要把它顯現

出來，這才是對的。這是第二個誤區，外求。

第三個誤區就是供佛像問題，供多少？愈多愈好？有個佛友跟我說，上次我記得我說過這個例子。劉大姐，上我家看看。我說看啥？看佛堂。我說我看過妳家佛堂，不是挺好的嗎？她說妳再去看看，我又請了七尊佛。我說妳沒少請，請七尊，為什麼？她說我家發生了一件什麼什麼事，我就找人去看，看的那人告訴我，說妳請佛沒請夠，妳還缺七尊佛。而且告訴我具體的哪尊哪尊，把名字都告訴明白了，是他領我到一個佛店請的，就把這七尊佛請回來了。我說既然請七尊佛，我去看看吧！我就去了。她原來佛堂已經很滿了，她家還供的仙，已經很滿了，又請了七尊佛，都是這麼高的銅佛，挺莊重的、挺莊嚴的，整個這一面全滿了，你要一看確實是很莊嚴，挺好的。

我說不夠吧？請七尊能夠嗎？她說劉大姐，妳說還得請多少尊？我說妳再找別人再給妳看看，妳看看他怎麼說。她就眼睛瞪著瞅著我，她說劉大姐，那妳告訴我，我還應該請多少尊？我說妳要讓我告訴妳，妳信我嗎？她說我信妳。我說七十尊，我不知道到哪個店去請好，妳自己找店去吧，妳看哪個好妳就在哪兒請，七十尊。她沒理解，她說劉大姐，我請七十尊我往哪兒供？我說那妳再掂量地方唄，因為啥？我告訴妳請這七尊還沒夠，妳就再請七十尊，我說這七十尊請完了，再一個人告訴妳請七百尊，我不知道妳怎麼安排這個問題。她說劉大姐，我聽出妳話外音了，妳是不是說我這麼做不對？我說妳這麼做，請佛，不能說不對，請這麼多，是不是如理如法，我說妳自己心裡怎麼想的？我聽有的佛友也跟我說，是不是供佛愈多愈心誠？我說印光大師就供一尊，後面還帶個死字，那妳說印光大師心誠不心誠？妳說他靈不靈？我說妳供一百尊、一千尊，妳心不心誠，妳靈不靈？妳要靈，妳家不會有這個事，有事妳

才去找人看的，那說明妳不靈。所以這個問題妳說是不是顯而易見，是對還是錯，應不應該這樣做？供佛能比多少嗎？供得少就不誠、就不靈，供得多就誠、就靈，哪有這麼說的？哪部佛經這麼告訴我們的？所以我們說信佛，依佛教誨，一定要看佛經怎麼說的，依法不依人。人家怎麼說你就怎麼跑，你那不是依人不依法嗎？你不是愚蠢嗎？你哪有智慧！

我家一個親戚，是我的一個小侄，到我家來，告訴我，他家亂了，讓我去給看看，在大慶。我說我不去，你告訴我怎麼亂的？他說孩子有病，去找人看了，人家告訴說你有仙緣，你供仙。就供仙。說你家該立堂子。就立堂子。我說這個堂子什麼概念？他說一張黃布，一張紅布，那上面有若干個名字。我說這個我曾經在別人家看見過，還怎麼的？他說又說我有道緣，請道家的。這道家的也請回來了。說又不好，又看，你有佛緣，還得請佛。然後佛也請回來了。說你還得請護法。他家屋子不大，這一面牆就是所有各家各戶的全滿了，全滿了以後的結局是什麼？為什麼來找我？先是孩子不敢進屋，他那孩子不到兩歲，孩子一進屋就怕，往爸爸媽媽懷裡鑽，不敢進這屋。孩子怕完了，這夫妻倆也開始怕，也不敢進屋睡覺去，你說怎麼辦？三口人，就來找我，讓我給處理處理。

我說我不懂，我不會處理，我不能瞎給你處理，你要處理，你找個明白人。他說明白人攔哪兒？我說我告訴你，明白人是阿彌陀佛，你還不信，那你上哪兒找明白人我不知道。所以到現在為止，他家現在怎麼樣了，我不知道具體情況，太亂了！你說就像咱們家來客人，我舉個簡單的例子，你要是咱們來了一個客人，咱不慌不忙的，坐點好菜好飯招待他；一下子來了一百個客人，你發不發懵？你怎麼個招待法？這個喜歡吃甜的，那個喜歡吃苦的，那個喜歡吃辣的，你說你滿誰的要求？你這一百個客人你咋招待？你說請了

這麼多，誰管你家事？要攔我我也不管了，那麼多，不用我管，他們會有人管的。都這麼想，你請來的這些沒有一個管的，因為都有依靠，你們還有那麼多，有人管你，不用我管了吧！是不是這個道理？

這個問題，就是供佛怎麼個供法？印光大師給我們做出了榜樣。三皈傳授，我記得老法師講的時候說，如果你是修淨土法門，你就供一尊阿彌陀佛，或者是供西方三聖，不就可以了嗎？有的人說，我不供他，不供這尊佛，這尊佛該不高興了。我說那是你的心量，如果佛菩薩是這種心量，他就不是佛菩薩，那就是你了。我說你比如說要求我辦個什麼事，我能幫，我幫你了，你挺高興；我沒有那力量，我沒幫你，你就生氣了。我說那你的心量，要不怎麼是凡夫呢？我說凡夫和聖人區別就在這。這個問題我說清楚了，你就知道你供佛應該怎麼供了吧！如果以後再有佛友打電話，說我供多少尊佛合適？我建議你，如果這張光碟出了，你看這張光碟我不就給你答案了嗎？好多重複性的問題，我不可能一一解答，我就在這個光碟上都給你解答了，對每個人都有用。我不是對某個人說的，是不是這樣？你們要聽明白了，你的問題也解決了。

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誠敬問題。一分誠敬一分收穫，十分誠敬十分收穫，不是供得愈多愈誠敬，而是你那顆心誠不誠敬。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你看這個誠不誠敬。有一個佛友，咱們不能說不信佛，信佛，信佛的佛友。就是家裡桌子上供了一尊觀音菩薩，沒有龕，就在桌子上供著，也有香碗，也有佛燈，這個都有。前面拉了一個鐵絲繩，洗的衣服都擱這掛著，那個髒兮兮的毛巾，洗完了以後，擰一擰，就掛上了。我看了以後我就想，一串乾巴魚。不是那個乾巴魚掛上，是他那個毛巾、那個抹布，擰了以後，也不給它展開這麼板板正正掛，就這麼一下子掛。所以這一竿，除了衣服，就是

毛巾、抹布，都給觀音菩薩臉前這麼搭拉著，你說這叫誠敬嗎？這很明顯就不對！但是我們供佛的，我們這位佛友，人家長年累月就這習慣。

我就說了一句，我說咱們家裡條件就是這樣，但是咱們可不可以把它整理整理，這個鐵絲拉到另外一個方向，離開這個位置行不行？這是可以做的吧！但是我們佛友想不到這，他就這麼給它提著，人家說從開始供到現在就是這樣。然後再看這個桌子上，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在這堆著，反正隨手拿了東西都在這放著。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？很好解決，咱們手勤快點，收拾收拾，你就讓這個佛堂變得莊嚴、整潔、清淨，不就完了嗎？你就這個桌子咱們拿個抹布把它擦乾淨，把它擺整齊，這有什麼難的？像破爛市場一樣，上面是那樣，下面也是這樣。我就想，這觀音菩薩心量太大了，要擱我我可生氣了，你這個地方我可不待了，我要跑了。成天在垃圾堆裡待著，你說咱人都不願意待，那菩薩你擱在那兒委屈不委屈？反正我要是觀音菩薩我可跑了，我不在這待了。

真的，你說就是這樣的事情，不難解決吧，很容易解決的，不是說讓咱們怎麼整得高檔，怎麼怎麼的。很多佛友上我家看我家那佛堂，就非常簡單，你們看光碟也看著了。我家佛堂特別簡單，就是原來我的一個書櫃，我把它變成佛堂了，我就供的是西方三聖，其他的都沒有。在裡面，他們給我結緣的《大藏經》，就盒裝《大藏經》，我在佛堂裡面供著，再就是咱們淨空老法師的法像，在佛堂裡供著。前面是三尊西方三聖，這面是《大藏經》，這面是老法師的法像，就是這個，很簡單。然後佛燈、一杯清水，就完了唄。沒什麼可難的，就是咱們勤快點，反正也可能和人的性格有關係。

因為我家是滿族，滿族人的規矩大，從母親父親那一輩到爺爺奶奶那一輩，就特別乾淨利索，所以傳到我們這一輩還可以，基本

上繼承了，但是不是那麼完全徹底。我跟我媽媽比，我媽媽要是打一百分，我能打六十分，我現在就這個程度。但是我覺得我基本大概還過得去，我不可能讓佛堂亂糟糟的，灰塵那麼老厚，這個我倒是能做到，我能給它收拾乾淨。所以咱們動動手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如果我說的和哪家的情況對上了，那屬於巧合，我沒有針對性，你們別難過、別煩惱。說這劉老師咋知道我家，說的就是我家的事？我不認識你，我不知道你家的事，如果你對上號了，那巧合。這是第三個誤區，供佛像怎麼供，供多少，從這個誤區裡跳出來，這是第三個誤區。

第四個誤區，這個問題早晨我說的時候，刁居士不建議我，這個問題妳說不說，太敏感了！但是我後來我跟她說，我說敏感我也得說，我沒有私心，我沒有雜念，我沒有為我自己，我為眾生，我必須得說。我說錯了，那我該怎麼受懲罰受懲罰；如果我說對了，對大家會有好處的。這個問題是什麼？就關於供仙，還是立堂口的問題。這個問題恰恰是我的弱項，我不懂，不太懂。我現在能給大家說，是我從大家那裡聽來的，學來的，因為我家既沒有供仙，也沒有堂口。我知道這個事非常複雜，特別是後一個問題，立堂口這個問題，特別複雜。對這個問題，我從哪幾個方面講？一個是，如果現在能聽到我今天這堂課的佛友們，你們現在家裡沒有供，我建議你以後如果有人讓你供的時候，一定要慎重再慎重，不要輕易供。請神容易，送神難，這個是的的確確存在的。

人家說你需要，你也為了保自己的家，比如說保家仙，保家仙如果你供了，問題不大，就是這方面出毛病的，問題不是那麼太多。因為保家仙他有的是祖輩傳下來的，和你家就是有緣，就這麼祖輩傳下來以後，到你這一輩，你照樣供著，這沒有毛病。問題是你如果原來沒有，就像我遇到那麼個緣，告訴我應該供保家仙，我就

去請龕沒請到，這個緣就過去了，到現在我也沒有供。如果你還沒有供的時候，碰見像我這種情況，有人建議你要供仙家，你一定要慎重考慮，不要立馬就去辦這件事情。你考慮明白了，考慮清楚了，或者你諮詢諮詢，找一些明白人再問問，如果成，你再供。我告訴你，供了以後，你就別折騰，這是個重點問題。別折騰，什麼叫折騰？就是反反覆覆。

我有一個佛友就供的是仙家，不是堂口，折騰了多少次？折騰了十二次。家裡有一點小毛病，比如說孩子身體不舒服了，他又聽到什麼聲音了，他就找人去看，人家說你有保家仙，你得立起來，他就立起來了。立起來以後又發生事了，又去找人看，人家說你沒有仙緣，你那保家仙不是你家的，是外邊來的，你供的是野仙，你得把他升了，這就把他升了。然後過些日子又有事，又找人看，人說你家有仙，你還得供上，又供上。就這麼反反覆覆的折騰了十二次，弄得家裡一片混亂。後來他告訴我，他說他下班回家，進屋都害怕，就覺得自己的家自己都不敢進了，到處都是聲音。他說到處都是影像，看哪兒，不是這個影就是那個圖的。問我怎麼辦？我說這方面的事我不太懂，你找個明白人看看。

後來他找了一個明白人，我不知道明白到啥程度，說能辦這個事，他說讓我去給坐陣。我說他咋辦我也不明白，我去幹嘛去呀？他說妳就擱我家坐著，妳聽著他咋辦，妳看著他咋辦，妳看他這麼辦對不對？我說我不明白，我怎麼能瞎說人家辦得對不對？他說妳看看他念的是不是佛經？我說那好，這個我知道。我就去了。那人給他辦的時候，我就坐那兒聽著。聽著聽著，他念的佛經，念的大悲咒、往生咒，這個我能聽明白。我告訴他，我說是讀的佛經，是大悲咒、楞嚴咒這方面的，他再別的我就聽不懂了。聽完了以後，我看臨走的時候留了個小尾巴，說你這個辦一次不行，還得辦一次

。你說留個小尾巴，你辦不辦？你不辦你心裡犯格應，沒解決徹底。
。你說辦吧，可能心裡也犯嘀咕，怎麼還得辦？我估計是這種心態。
。人家老師走的時候遞了四百塊錢，這得交費，遞了四百塊錢。我看老師瞅瞅這四百塊錢，心裡不是那麼太滿意，是不是這個數不夠？這是我看的，人家老師沒說。

這不就第一次辦了嗎，還得辦第二次。第二次人家告訴你了還得辦，但是你再找的時候就費勁了，今天有事，明天有事，一拖拖了好長時間。好不容易又聯繫上了，第二次來辦，還讓我去坐陣聽。
。我說我聽一次行了吧，我別去了。他說不行。我又去了，受人之託你說咋辦？我去坐著去吧。又坐著，又辦了。辦完了以後，師父臨走的時候又說了一句，還得辦一次。兩次沒辦明白，還得辦一次，辦第三次，咱這個佛友瞅瞅我，我瞅瞅他，那你說我說啥？走了以後他問我，我還辦不辦？我說你讓我怎麼說？我說你不辦，這個小尾巴給你留這，就等於牽著你這個線。我說你辦，我不知道他下次說還辦不辦，那我不知道。我說那你就豁出來，第三次還辦吧，讓你了了這塊心事。

第三次又請來了，又辦了，就是這樣，辦了三次，說了，不用再辦了，這次可算是了了。我說你能不能有記性，這次辦完了，不都送走了嗎？你能不能再別請回來了？他說我能，我再也不請了。我說你折騰十二次已經夠一打了，別說人家是這些個仙家，我說要是我，我也得跟你急眼了，那我得折騰折騰你，你幹嘛，你拿我不識數。你用著我了，你就把我請回來供上，又燒香又磕頭的，又求我保你全家平安。用不著了，一腳把我踹出去，整一把火把我燒了，燒我十二回了，我說那要擱我我也生氣了，那我肯定折騰你。他說，太嚇人了。我說你要知道嚇人，以後一定要眾生平等，要尊重人，人和人之間還有個平等，你這太不拿人當回事了。所以我說在

這個問題上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佛友大概存在這個問題。要麼就是單純的供保家仙，這個麻煩相對來講少一些，我聽到的也不太多，偶爾的聽到有說供仙的又出點什麼事。

第二個立堂口，太麻煩了。那個立堂口，因為不是一位、二位，我對這個不懂，反正我看見過，黃布那麼多名，一行一行一行的，紅布一行一行一行的。我問這是什麼理念？說黃布是上方仙，紅布是下方仙，就到現在我也不太明白這上方仙、下方仙的概念，這咱不能胡說，是不是？就是現在你把堂口立起來了以後，你是不是就是我下定決心，我就供養他們了。如果要是這樣也可以，你可能就有這方面的緣，這些仙家和你就有這個緣。比如有的告訴我，說有的是來報恩的，人家就是通過這個方法來讓你掙錢，讓你家比較富有，有這種情況。有的是來報怨的，但是沒聽說誰知道這報怨的我還把你供上，一般人都是來報恩的。

但是現在問題在哪兒？就是供上了以後，你有沒有這個定力，別你家有芝麻粒那麼大個事，你也往這上想，不靈了，不保我了。然後就得再找個人去看，一看又和前面一樣，就給你說，立的不對，你得重立。比如說你第一個找人，他給你看了，立上了。又有點小毛病，你再找我，我說他立的不對，我再給你立一把，你就得把原來這個升了，然後我第二個人再給他立第二個堂口。因為立這個堂口，我聽說收費是比較高的，可能立一次大概千、八百塊錢吧，好像是這個價碼，甚至比這更高一些。你要是這樣反反覆覆的折騰，那可不是一位、二位、三位，那麼老多，你把誰折騰煩了，誰不收拾你？所以這個事就是有毛病的太多太多了。

再一個，還有個事我想說，這個事可能是最敏感的了。就是立了堂口以後，就可以看事，可以看病，看事、看病有收費的、有不收費的。不收費的，就是比如說我去看，我能讓老仙家白看嗎？人

家也付出了勞動，不收費，我最起碼我得給點香火錢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咱們就給留點香火錢。有的是明碼實價，就是看一次多少錢，看一次多少錢。這兩種情況。就這個，我有點沒想明白，怎麼辦？對還是不對？我想到哪一點？最起碼不究竟、不圓滿、不徹底，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？不能。無論是我們供養的堂口的仙家，還是這個主人，走這條路最後大概是求生淨土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有困難吧？這個我說不準確，供大家參考。

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？是不是有這麼三個方法，在這裡還有一個什麼問題？就是，這還得戴上眼鏡，這個小字我就看不著。再一個，就是我說了三條了，一個是你要慎重，不要盲從，第二個是不要反反覆覆，第三個是關於看病看事收費不收費這個事。第四個是什麼？就是沒有主見。沒有主見就被牽著走，就是被這個仙家牽著鼻子走。我舉個例子，有一個佛友，我知道他有這方面的問題。他是時時能聽到那個聲音在指揮他，這是他跟我說的，指揮他的時候，說話都不是像咱們這麼說完整的，把這個事完整的說清楚，告訴你怎麼辦，他不是。他說的都是半句話，後面得讓你去自己琢磨。我分析是什麼呢？可能他就是對人的語言功能沒完全掌握，就是沒修到那個分上，所以他說的那話可能就絆絆磕磕的。這樣你就得費力的去分析、去琢磨他想表達一個什麼意思。有一次在他身上發生一件什麼事？他要上一個地方去做佛事，得坐火車，他這個仙家就告訴他，你不能去。他說我非要去，他就擰上了。那仙家就命令他，你不能去，你去就收拾你。他後來跟我說的，他說我真跟他強上了，你這把不讓我去，我非去，我看你能怎麼的？他就去了，就坐了火車。下車一看，坐錯站了，比他應該下車那地方多坐了四站。你想想，火車四站該多遠呢，下車上哪找去，等你再返回去，可能人家那佛事都做完了。就是這樣，等他下錯車以後，人家這

聲音又在耳邊響，叫你不聽話，不治你治誰？你看。後來，他說，再可是告訴我上哪我上哪。就這種情況，你說是不是個問題？做為咱們一個學佛的人，你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，人家讓你上東你就得上東，讓你上西你就上西，否則人家就收拾你。你說咋辦？苦不苦、難不難？

所以說到這四條，我就想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建議大家參考參考我說這三條。第一條溝通。就和你供的仙家們溝通，要商量，咱們不能跟人家來橫的，不能命令人家，不能攆人家，更不能把人家一腳踹出去，這個方法不行。一定要本著平等的態度，語氣要和氣，跟他們好好溝通、商量，商量什麼？告訴他們，什麼是最究竟、最圓滿、最徹底的解脫，給他們指出一條明路，送他們到正修的道場去修行，讓他們聽經聞法。這樣我們如理如法的去做，有好多仙家他們很聰明，也很有智慧，他們聽明白了，就到各個道場去修行了，這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但是，我說得明白，一定不能命令人家，不能來橫的，要好好商量。有一部分可能聽明白，他就走了，我們再給他發發皈依證。不是可以給幽冥界眾生做三皈嗎？那個可能大部分佛友都知道。給他們發皈依證，拿到皈依證以後，他們就到那個正修的道場去修行。

你可以給他推薦，推薦咱們淨宗的道場，或者是四大名山，普陀山，觀音的道場；五台山，文殊菩薩道場；九華山，地藏菩薩道場；峨眉山，普賢菩薩道場，你可以給他們介紹這些道場的殊勝。然後比如可以介紹他們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來聽經聞法，來親近老法師，也可以介紹他們到東天目山，到齊素萍老居士那裡去聽經聞法，多殊勝。可以介紹他們到長春百國興隆寺常慧老法師那去。這是我知道的比較出名的，老法師多次讚歎的淨宗道場，讓他們到這些道場去修行。他們和哪個道場，和哪個菩薩有緣，他就到哪個道

場去了，這樣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了。這是第一個辦法，溝通、勸解，勸說他們到道場去修行。你就告訴他們，你就拿你自己說，你說我修行的不好，我也沒有這個德行，我不能把你們帶到徹底解脫的那個路上去，請你們，我給你們找那些高明的地方，你們去修行。這樣他聽懂了，他服你，他也理解你，他不會鬧你的。這是第一條。

第二條就勸他們修習佛法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給他們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，給他們介紹淨土念佛法門，告訴他們念佛。這是第二個方法。

第三個方法，播經。我前兩天我也說過這個問題。播經就是現在，咱們這面有沒有我不知道，我們那面有一盤光碟，這一盤光碟就是給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的。有什麼經？有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有《無量壽經》，有《地藏經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還有三時繫念法會的全集。這一個光盤播一次是半個月，十五天。半個月播完了，你再從頭播，反覆的播，不間斷。我播這個經是現在播了十一個月，十一個月連續播，沒有停止過。就有一次停電了五分鐘，停了五分鐘，其他的任何時間沒有停頓過。就是這樣播，說來也怪，有人問我，說那個機器能扛得住嗎？那不是DVD的機子嗎？一般的機子是不是播一段時間得停，讓它休息休息？我也不知道我這個機子是神機還是什麼機子，十一個月到現在，怎麼的也不怎麼的，也不用換碟，也不用換機子，就是一直這麼播著，大概是三寶加持吧。還能播到什麼時候我都不知道，我估計大概無窮盡的播下去。

然後我家佛堂的念佛機，阿彌陀佛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。這樣，就我這面是播經，這面是念佛。我採取的辦法是不請不送，因為我想，你請，你一一叨咕名，你總有漏下的，你能請到那麼全嗎？我說乾脆，咱們不是自在嗎？我就那樣，凡是有緣的，想要來聽經

聞法的，你就隨便來，誰來我都歡迎。願意聽經的在這面聽經，願意念佛的在這面念佛，互不干擾。大家來了以後有一條要求，要守規矩，別影響其他眾生聽經聞法，那樣就造業了。就是這樣！現在有的人說，播經家裡不太消停，問我，我說我一點這個感覺沒有。所有上我家的佛友，都說我家那個是場還是怎麼的也好，他們都非常喜歡，說我家那個場特別好。誰去都舒服，說哪怕這正不舒服著，上我家擱那兒坐一會兒，一會兒那個不舒服勁兒就過去了，就是這樣。我覺得佛友們說的可能是真實的，因為確實你這個場比較祥和，你在這個場裡待著確實比較舒服。所以我說我家儘管是十一個月播經，來的鬼大概無計其數，我也看不著，反正我覺得數不過來。有的佛友打電話來說，劉大姐，妳家來客人了嗎？我說沒有，我以為咱人這客人，我說沒有，就我老伴我倆。他說不對，你家那人海了，裡裡外外全是客人，我還想，我劉大姐家咋來這麼多客人，飯咋做呀？我說沒有，就我老倆口，其他那些客人我看不見，就是這樣。

我也不請也不送，我說你們來去自由，我就告訴我家的護法神，我原來不知道還有護法神，我不知道。有一次，我就是看見，我記得我哪次說，我說我好像上地獄去溜達過一次，見著閻王爺了。閻王爺問我幹啥來了？我說溜達溜達，看看。他說，你不是這夥的，回去吧。我就逛了人家十個大殿，我進殿的時候門口有兩個把門的，不讓我進。我也不知道我擱兜裡掏出個什麼東西，就那個形的，上面帶個尖，就像包公斷案那個牌牌似的，好像類似那個東西。我這麼一晃，那倆就客客氣氣讓我進去。我上次來講，我講這個的時候，我聽刁居士他們和師父一起在那屋聽，師父給他們解釋說那個東西叫令牌。我不知道那叫令牌，就這樣。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妳家有護法神，說有站崗的。我說我家沒有站崗的。他們說妳看不著

，有站崗的。所以我這腦袋有這個概念了，這回我不是請這些眾生來聽經聞法嗎？我怕護法神給擋到外面不讓進，我就跟護法神們說，我說我看不見你們，如果你們在我這護法，如果眾生到我這來聽經聞法，你們一定要客客氣氣的把他們都讓進來，別把他們隔在門外，我說他們該著急了。我就把我能想到的，我能叨咕的，我能攔心裡跟他們溝通的，我都叨咕叨咕，說說。所以這十一個月來，我真是感覺到良好。我介紹給你們這個方法，你們可以試一試。如果好，適合你，你就辦；不適合，咱就不辦，哪個方法好，咱就按哪個辦。這就是我說的第四個問題，關於這個問題，誤區在哪兒，用什麼辦法來解決。第四個問題我就說到這。

第五個誤區，口業問題。這個問題，咱們就是這個習性決定的，想改不想改？想改，扳不住，遇到一種境界，馬上就說出來了。說的過程當中自己都知道錯了，我咋又說了？這不造業嗎？說出去了，想收收不回來了。下次還是這樣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把口業可是挪到第一位去，口業是太重要了。你那個嘴就是一把刀，那個刀就像殺人的刀一樣，你造口業，你知道你傷害了多少眾生嗎？這些眾生你傷害他，他和你結的不就是怨嗎？結這個怨不就得有個果嗎？那你就得承受這個惡果。有的人說，不說不行，我憋不住，我不說不痛快。你痛快了，你今天痛快一次，你最後那個果多麼嚴重！今天上午齊菩薩講的，你聽明白沒有？因果是絲毫不爽。你現在還沒到結果的時候，你不知道那個害怕勁，太害怕了。

我可知道，我送一個佛友往生的時候，他自己就看著了，那個黑白無常就是拿著大鐵鏈子，站在他腳底下。他自己告訴他的老伴和他兒子，因為他不認識。他說我的腳底下站著兩個人，他們幹什麼的？他害怕了。後來他老伴問我，說素雲，你大哥腳底下站著兩個人是誰？我說什麼樣？他告訴我什麼樣什麼樣。我說那一個是黑

無常，一個是白無常。黑白無常來幹啥的？執行閻羅王命令，來抓人的。你要是念佛念成功了，阿彌陀佛來接引你，你坐著蓮台你上西方極樂世界。你沒有念成功，阿彌陀佛沒來接你，鐵鏈子把你捆上就給你拽到該去的地方去了。你上哪兒你不清楚了嗎？所以咱們千萬不要想我時間還早著，我到時候不一定是這麼回事。可別放大膽，太可怕了。

有的走的時候，我送一個佛友，他走的時候，本來他本人就很嚇人了，他白血病，是沒有頭髮，腦瓜頂是這麼一個圓圓的，就像小帽子似的一個大嘎巴擱這扣著。身上、胳膊、腿就像燒焦的木炭漆黑的。一個衣服穿在身上，他要是不想穿，他都把它扒掉，就是這樣的。他臨走的時候嚇到什麼程度？因為他那個床，這是床，他頭朝這，腳朝這，他擱這躺著。我面對他床的時候，我坐在一個小圓椅上，我的後背就衝著醫院病房的門。他是嚇得緊緊抓住我兩個手，告訴我，劉姐，我害怕！我害怕！嚇得那眼睛都瞪溜圓，就那樣似的。我抓著他手，我說你別害怕，有我在，誰也不能傷害你，我是你的保護神。然後他逐漸逐漸把手鬆開了。我是什麼感覺？就是從腳下、腿到後背，甚至一直到頭頂，嗖、嗖，真嚇人！嗖嗖的，就是那個涼氣。我當時我就想，反正就我老哥一個在這，我現在就是傻大膽，你們要和我有緣，來找我，就和我一起幫他好好往生。如果你們和我結善緣，我將來度你們到西方極樂世界成佛；如果你們和我結惡緣，我也不能強迫你，但是我希望你們和我結善緣、結法緣。心裡這麼一想，念頭太重要了，就這麼想的時候，那種嗖嗖的，就好像一下就像什麼東西就下去了，就沒有那種涼氣、涼風的感覺，我的後背就熱了。真是的，我接觸了幾個佛友往生，我送他們的時候，我感受真是不一樣。

所以這個口業問題，咱們一定要拿到日程上來，尤其是第一位

第一位，千萬不要說僧之過，說僧之過那個罪業太重了，咱們有時候真是好像是不注意就吐嚕出來了。前兩天，我來香港的頭兩天，我去了兩個好朋友，都是信佛的，應該說，只能說是信佛的，是真信、假信我沒法去給他界定。我要說了，那他不就沒有信心了嗎？在我那，當時刁居士在我那，突然就說起了如何如何。刁居士瞅瞅我，我瞅瞅她，兩個人說的滿有勁的。後來刁居士忍不住了，就給他們制止了，說不要這樣說。當時我看我那好朋友可能不太理解，那意思是：你看我說半截話你就給我打斷了，不讓我說了。實際刁居士她這種做法是非常慈悲的，如果我要不是這樣，你說我就聽著，我也不搭碴就完了。後來小刁跟我說，大姐，他們怎麼這麼敢說？

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這樣的情況，雖然我們遇到的不是特別多，但是也是比較經常的。說說說就說到某一個話題，涉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就叨叨叨，那就叨叨起沒完，愈說愈氣憤，愈說愈氣憤。所以我再一次在這裡強調這個問題，我真是善心善意的告訴大家，千萬別再犯這個錯。你犯這個錯，最後你的結局、你的下場太悲慘了。不但不要說僧之過，也不要說他人過。不說他人過的前提，是不看他人過、不見他人過，你要看了、見了，你肯定你憋不住你要說的；包括自己家裡最親的親人，你也不要見他的過、說他的過。這個口業問題如果要是解決不好，麻煩大了。我也學老法師一句話，麻煩大了。真是的！口業問題一定要注意了。

如果我們不知道，過去沒聞到佛法，或者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我們曾經犯過，我們真心真意的懺悔，真心懺悔這個就過去了，就把這個業就消掉了。現在我們知道了，如果你再犯這個錯，那問題就比原來要嚴重得多得多，你是明知故犯了。尤其是受過戒的菩薩們，更要注意這個問題。咱們一定要，既然是三皈、五戒了，甚至

有的好多老菩薩們受菩薩戒了，就一定要守規矩、守戒律。如果你受戒以後，你不守規矩，你的罪要比你沒受戒犯那個過要重得多。因為我只是三皈，受五戒，我沒敢受菩薩戒，我怕我做不到，我也不知道菩薩戒的戒條是什麼。我就覺得我衡量衡量、對照對照，我覺得我五戒沒做好，沒做到，我就想咱們別隔著鍋台就上炕了。我們北方不有鍋台、有炕嗎？你本來你應該那麼走，你超近道，你蹦過去了，我沒敢。很多人勸我，讓我受菩薩戒，我說現在條件不具備，還是等一等條件再成熟了，我衡量衡量我自己。

比如說五戒，五戒看起來很簡單，就那五句話，你仔細琢磨琢磨，你是不是都守住了？比如說有一條，我後來我才知道我犯了，因為什麼？我在機關工作，在機關工作，那個原稿紙，筆、鋼筆水這些不都是公家的嗎？信封，這都很正常。我看了五戒那個說明以後，我才知道那個五戒的盜戒，我犯盜戒了。為什麼？就是公家的東西，你公用的時候，比如說我往國家報材料，我用這個稿紙，可以。我私人用了，我要給我的親屬寫封信，我用這個稿紙寫了，我用公家那信封裝的。我還犯什麼？因為我們委發信是直接有人專門負責發信的，不用我們個人到郵局去，你就把它分別放在不同的格格裡，就可以了。用了公家的稿紙，用了公家的信封，然後又用公家的郵費把這個信郵出去，這本身就犯了盜戒。過去我不知道，我這人要是明白了，知道了，我守規矩。

我給你們講個笑話，我有一次到極樂寺去，見著靜波法師。我和我一個好朋友我倆一起去的，靜波法師一家給我們一瓶飲料。當時我就說了，我說這個不能喝，這屬於常住用的東西，犯盜。因為我聽別人說了以後，我腦袋裡就記住了，但是再詳細我又不知道了。給那個靜波法師都說笑了，他說不那麼教條，這是我拿來給你倆喝的，你喝了你不犯戒。這我又學了一條，師父給了我可以喝。但

是我心想，還是不喝為好，咱還是嚴格一點吧！所以我到底師父給我那瓶飲料我沒喝，我那好朋友喝了。出來她說你真鬼呀，你到底沒喝。我說不行，我還是得膽禿的，還是小心一點，我要不知道沒辦法，我說我知道了我不敢喝，我怕犯戒，我得守，就是這樣。可能整到那種程度也有點過分，有點執著了，不必要這樣。我就舉這個例子，就是告訴大家，咱受五戒了，就把五戒守好，這樣我們在學佛的路上會更順暢一些、更通暢一些。這是第五個誤區，就是口業。

第六個誤區是什麼？就是道業退轉。道業退轉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不會什麼事都沒有，我就要退轉了，不是這樣的，咱們要講道理，要實事求是。這個退轉，我琢磨琢磨、分析分析，大概有這麼幾個主要理由。一個是遇到了不順心的事，不順當的事。前面第一個問題我說了，因為咱信佛、學佛就沒把它搞明白，為什麼要信佛？為什麼要學佛？怎麼樣信？這個問題前提沒搞明白，後面就容易發生這樣的事。我信佛的時候，我為了一信佛啥都順當了，我家要啥就有啥，沒有不順心的事。結果信了以後還有不順心的事，就想不明白了，佛菩薩說話不算數，信佛也不靈嗎？既然是不靈，我幹嘛要信？這就是一個誤區。

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這麼嚴重，因為我信佛以後，我沒有所求，但是我有個什麼想法？就是我的經歷，我覺得我入佛門以後，好像我的難事、苦事、難關要比原來多了。後來我明白一個道理，師父講法我聽明白了，你發的心愈大，你發願愈大，你的魔難愈大愈多，這關你必須得過。這個我聽懂了，所以我就不怕了。雖然那個關難哪難哪，真是痛苦，痛苦到極點，有時候自己痛哭流涕。我跟大家曾經說過，我早晨拜佛磕頭四個小時，我能哭四個小時。那時候就沒想通，就想我學佛怎麼這麼難？這是誰在考我？好在我還有

個理念就是佛菩薩在考你，就是別人在考你。現在明白了，考你的都是你的大善知識，不考你、不出題，你這關咋過？你沒過這個關，你回不了家門，想明白了，樂了，不哭了。

所以現在我說我既健康又快樂，因為那關我都過來了。逼得我都要跳樓了，你說那關多難！如果我要不供佛，當時我就從我家七樓跳下去，一了百了，當時就那麼想，我何苦遭這個罪！佛菩薩教我了，你信佛，你跳樓了，人家誰還敢信佛。一下子一巴掌就把我打醒了，不敢跳了，我跳我害多少人，多少人人家道心退轉，斷人家的法身慧命，那我不上地獄我上哪兒去？那個地方我可不去。沒跳，我要跳可能現在你們就看不見我了。感謝佛菩薩，感恩佛菩薩，真是到關鍵時刻點化你，救你。這是第一個，遇到不順心的事，就想我信佛，我為了我家平安，我家太平，事事都順利，結果不行，又遇到麻煩事，想不明白了，這是一個，這容易道心退轉。

第二個是什麼？就是有求沒應。人家不是說有求必應嗎？當時我信佛我奔著這條來的，有求必應。我怎麼求沒應？這個也容易道心退轉。師父上人曾經給大家講法時講過，那個老和尚有求沒應，老和尚想不明白了，問淨空老法師，說師父，佛家不是有求必應嗎？我怎麼求他沒應？師父問他說你求什麼了？他說我求一台電冰箱。說你有多少眾？就我一個人。師父說，你求我我也不應，你為眾生求，那他是有求必應；你一個人，你要求一台冰箱，哪個菩薩要給你，他就犯錯了，那不應該給，這個不應該應。所以咱們得想，你為誰求的？你是為你自己求的，還是為眾生求的？現在很多就是求眼前的，求孩子上個好學校，將來找個好工作，做買賣的能夠發點小財，買個好車，有個好房子。無非也就是眼前這些個唄，就求這個的比較多。說求上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數不是那麼太多吧！

所以你求這個，那可能你求了，說如果我孩子今年考上某某大

學，我給你披紅戴花，我給你披紅。可能湊巧你孩子考上了，這給你樂得不得了了，這佛靈，我求他應了，我趕快給佛披紅去，這沒啥說的。沒考上你要去的那個學校，有求沒應，不靈，這佛菩薩說話不算數，他也沒保我，孩子沒考上，紅我也不給你披了。不就是這麼，有求必應你怎麼理解？聽師父講法的時候，關於這方面師父舉了好多例子。大家在聽的時候注意了，就是怎麼樣求是如理如法的。如理如法的，佛門確實是有求必應，佛不打妄語，他不騙人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如理如法的求，他是不應的，那是正常現象。這是第二個存在的問題，就是容易讓大家道心退轉的。

第三個就是病苦。這個確實是這一關很難過。我如實的告訴大家，因為我病過，我苦過，那種病痛的折磨甚至超過了你怕死那個勁頭。當病苦折磨到你一定程度的時候，你的心情肯定是我立馬就死吧，我可不遭這個罪了，那個時候不怕死了。但是，不是我不怕死，我要求生極樂世界，那個不怕死，是這病痛折磨的我受不了了，你快點讓我死了，真是這樣。那種病苦的折磨，一般人很難通得過，熬得過。我最近遇到的一個佛友，在這方面我就覺得他就是我的榜樣。病到那種程度，那個態度、那個堅決，就是上西方極樂世界，誰說也不行，誰也擋不住我，你怎麼折磨我，我也去。他是肝癌晚期，就是開刀以後，沒有動，直接就縫上，全身擴散了。就這個佛友，我太佩服他了，他真是最起碼是我的好榜樣。現在家裡對面掛著一個大幅的阿彌陀佛接引像，他說我在我最疼的時候，我眼睛瞅著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他說一句接一句的念，真是這樣。他說真靈，他告訴我，大姐，真靈，我念阿彌陀佛的時候它就不疼了。

你看，你說你是想著我這個疼、我這痛，你還是想阿彌陀佛？想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幫你，真是這樣的。他說大姐，我就是想

妳。我跟他原來不認識，我第一次見他這一面，我第二次見他的時候，是他媳婦打電話說，大姐，福瑞說我就想劉大姐。我說你告訴他，別想我，想阿彌陀佛，我馬上去看他。我和刁居士去了，我倆就告訴他，一定要想阿彌陀佛，你別想劉大姐，劉大姐現在沒有那個能力送你上西方極樂世界，只有阿彌陀佛接引你。我說我這半道我是負責中轉的，你看阿彌陀佛大法船，觀音菩薩大法船，我是負責給你預備這些的。然後阿彌陀佛來接，你坐上大法船，坐上那蓮花台，你才能上西方極樂世界。我說我現在屬於中轉站的，我就是幹這個的。這樣我就想，如果我們每個佛友就像我剛才說的這個佛友這樣，在病苦的情況下能夠禁得起這種魔難、這種折磨，那肯定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的。到西方極樂世界你和阿彌陀佛什麼都是一模一樣的，那有多麼樣的幸福、多麼樣的快樂。

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就是「走出學佛的誤區，開啟智慧之門」。前一部分就是誤區，後一部分就是你從這個誤區跳出來，你智慧之門就開了，你前進回家的路就愈來愈通暢。今天講的就是這麼樣一個主題，不知道是不是對大家有一點點的幫助？謝謝大家。